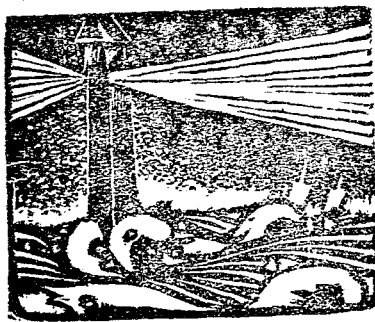


82
60001
田野：

天燈在看你



青年作家社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贈

青年作家月刊社發行

甲辰



“天燈在看你” 目錄

——封面(樓偉)——

——扉頁小語——

第一輯：苦難曲

造屋者.....	3	烏鴉的悲哀.....	4
上海這都市.....	5	心的埋葬.....	6
棄嬰.....	6	丐.....	7
生命草.....	8	春天的罪惡.....	9

第二輯：真摯的聲音

寄.....	11	燈夜.....	12
天燈在看你.....	13	女人.....	15
廢語.....	16	寫在浴池里.....	18
被高頌.....	19	烙印.....	19

第三輯：火箭篇

信念.....	22	噓噓噓.....	23
雪.....	24	畫市僧.....	25
大害虫.....			26

第四輯：杜鵑花

悼亡.....	27	永生的別.....	28
活在我心頭.....	29	招魂.....	29
緘默.....	30	妳和妳的.....	31
獻花.....	32	安魂曲.....	33

第五輯：小草集

鏡子的悲哀.....	34	海葬.....	34
夢裏的春天.....	35	夜船(散文詩).....	36
堤邊(散文詩).....			37

扉頁小語

跟許多寫詩朋友相處一起，又替一張報編個詩刊，逐漸使我愛好詩甚至生命了；的確，我是忘掉自己寫詩的。

近來有人說我患神經病，其實一個真正詩的工作者，應該是會哭泣會歡笑會狂亢會憤怒的。

這集子里：有我給魔鬼痛擊，雖不致命，但已將它的假面目揭穿。有我和醜惡格搏，失敗了，吹響起號角，呼喚愛真理的大眾起來戰鬪。有我為苦難流的眼淚，給悲憤的心一個慰藉。——我忘記一束箭的力量，比許多散箭的更偉大；是我的缺陷。

我的詩像我的頭髮那樣雜亂，但不會是我的臉色樣的焦黃吧！

近年來我多產，有好幾讀者來信要我彙集出版；但因為我寫詩向未存底稿，而寫的報

刊又散，遠的要在平青廣川，
搜集不易，於是擱淺下來。

這次，我病來滬上，青年
作家社又一定要將我的詩集出
版；盛情難却，順便把現成的
一些先交印了，算是湊個數兒
，應應詩壇的熱鬧。

三七年詩人節田野於滬病院

第一輯：苦難曲

造屋者

冬天
冰冷的風
凍僵了手指
我蹲在牆腳
挖洞

我用粗糙
滿是傷疤的手
砌着牆
把磚疊得比人還高

夏天
火炎的太陽
灸焦了背脊
我跨在屋頂
蓋瓦

我呵
是個溯逆天氣
背叛時代的
勞動者

我，爸爸，爺爺……
造過上千幢平屋高房
我們却住在
低落的窰子里

我已沒有希望
祇願自己造成的
那個空墓
安息的會是自己

烏鴉的悲哀

用自己的手
來毀去自己的聲音
有一張血淋淋的事實
迫住我這樣做

如用唱片來替代歌
寧不惋惜心血的
我是一隻封住嘴巴的烏鴉
但不能是留聲機

烏鴉嘶啞了
可烏鴉的眼睛沒有瞎
會記憶的心靈沒有死
讓仇恨在肚里萌芽

上海，這都市

上海，這都市
我看見許多烟突
是一張張敢憤怒的嘴巴
呼喚着戰鬪

上海，這都市
我看見一些茅棚
披散黃蓬的頭髮
用眼淚潤濕了底下的泥土

上海，這都市
我看見灰塵，煤烟
灰塵蒙住人的眼睛
煤烟遮去上帝的真理

上海，這都市
我看見天堂，地獄
天堂人的幸福
建築在地獄上面

上海，這都市
給詩人歌，給藝術家畫
給多情者哭泣
給聰明人歡笑

心的埋葬

豐滿的胸脯
是連着愛情的門鈴
按着呵
讓二顆心靈的電
貫通成一綫

如今
我已失去愛情
要將它
當作喜馬拉雅山
在山尖挖下一個洞
把死了的心
埋進里面

棄嬰

掘個坑
把你，素白的心
埋進里面

這兒
有着舒適
有着歡愉
你，失去愛的

但愛你是這泥土的搖籃

人間
沒有溫暖
世上
也不好玩
活着的
爲了穿衣
爲了吃飯
在將良心出賣
可不能呵
拔腳出這生活的泥陷

我們，一羣沒有心的
羨慕着你啊
在黝黑泥土里
有顆心的發閃

你，在地底
靜靜的安眠

丐

你的肚皮餓了
要求錢的賜予
但有錢的人

是懂得錢化在歡樂上

你該清醒些
不能再做夢
夢須要有階級
連做夢你也沒有資格

你想找尋幸福
我勸你爽直去死
世界上的已不能救活你
死去有詩人替你寫墓誌銘

生命草

嬌怯的雪
壓不住過去的年
薄情東風
又吹走了春天

黑髮里
有三五根銀絲摻進
鬚子，老的前哨呵
也遮滿了腮邊
夢中滑過的年華
無法留戀
眼底有辛酸沉澱

生活，詩篇……
都祇些頹人的灰黯

要活下去啊
把希望
交付給打賭的
明天

春天的罪惡

春天
農夫們
沒有背鋤耜下田
他們爲着要抽壯丁
向異鄉逃亡去了

春天
工人們
沒有搖動機器
爲了要求加薪
被拘進陰森的監牢里

春天
商人們
沒有打開店門營業
爲了銀根緊法幣貶值

暗地在囤積

春天
學生們
沒有進課堂聽講
爲了爭取公費
在廣場上發憤開會

春天
兵士們
沒有上邊疆抗戰
他們替野心家爭權
做了炮灰

是春天
但人們的生活
 冰凍結着
 火炎炙着
可沒有春呢

天空
一春的母親哭泣了
掛下許多慈祥的淚來
她要用這些纖弱的水珠
洗去春天的罪惡

第二輯：真摯的聲音

寄

——給一個苦難的少女

妳纖弱地
作着詩一樣的夢囈
詛咒着命運

妳妮喃地
像舞台上的對詞
呼喊着感情

世界太冷酷了
妳將被凍僵
需要有一份真正的火
來溫暖心房

妳把現實當做夢
夢是沉醉的
無法使妳甦醒

人爲夢活着
夢里有個美麗的明天
缺陷的，就用夢來補償

妳驚異的號叫起妳死去的爸爸
望你爸永生的精靈
給苦難孩子一個慰藉

妳說：用死去爭取自由
的確，妳是關在樊籠里的小鳥
又一個春天空逝了……

禮教把妳塑成個典型
妳擺起妳不心願的苦笑
妳唱出妳不愛聽的頌歌

爲了幸福呵
要爭取自由
妳的桔桎已發朽
不久就掙開了

伊甸園里的女神，在盼待妳
祇要妳能堅果的砥礪下去
她馬上要把一束幸福的鮮花
交付給妳……

燈夜

粗糙沒有洗去泥漿的手
舉起龍燈狂舞

燭光掠過觀眾的臉
有着斑斑淚痕苦笑着的臉

他們，在這貧脊的土地上
用遺忘來慶祝
用慶祝來期望

天燈在看你

——讀“大涼山恩仇記”

你看天燈
不，天燈在看你
你呼喚自由
不，自由在呼喚你

蘆笙嗚鳴：
大涼山上英雄的歌
奴娃子淌進肚里的眼淚
鐵彈弓的憤怒
搖籃里滋生長的愛情

十八年的仇恨
在心底萌芽
開出的
却又是朵仇恨的花
結成的
也是顆仇恨之果

愛情
把心涼透了
可仇恨呵
又燒起一捧火
烏沙克的心里
有着個最大的痛苦

路，什麼是路
前面有路嗎
沒有的
走就是了

天燈底下
有自由
天燈底下
有平等
向天燈撲過去
是一隻愛光明的飛蛾
投向火燄的
命運

上一代的仇恨
讓上代人去清算
不能追溯
也不能遺延

要“打冤家”
是毀滅自己

火，鮮紅的火
燒着鮮紅的心
燒着鮮紅的愛
火有熄滅的日子
心底的愛
是永生鮮紅的

你看天燈
不，天燈在看你

女人

——看“新聞怨”有感
花與妳
成了不解緣
是春風拂盪的時候
有敏感的蜜蜂
就遠飛來
暴雨之夜
妳繽紛的掉落
採花的呢

上帝創造錯了

把伊甸園里的妳
生理帶來苦痛
心田里
偏硬要播下顆
挖不掉的
母愛的種子

妳爲孩子失去幸福
但孩子也爲妳呵
沒有了生命

告訴妳
結婚不是幸福的
但知道是痛苦之路
也得走上去啊

結婚是一杯苦味的酒
喝下去是苦澀
不喝下去却更苦澀

囁語

我追求黑暗
我找尋苦痛
我更覓取
臭味，醜惡，刺激……

黑夜，最好不要天亮
幸福給你，打我個巴掌
鼻孔讓糞坑里的阿摩尼亞鑽進
最難看的東西給我欣賞

那，我的腦網里
會打起首真的詩

這詩——

學生當它作課本
商人當它作賬簿
農夫當它作曆本
軍人當它作兵法

少女當它作情信
老嫗當它作經書
娼妓當它作鈔票
病人當它作藥方

結婚，出喪，做壽，要讀它
過年像春聯樣的貼在門口
有災難時也抵得張護身符

在陰黯的角落里會發光
埋進泥土一千年也不腐爛
更有幾分熱，給地球溫暖

寫在浴池里

霧樣的水汽
迷蒙了眼睛
怎麼，不許我看分明

白瓷磚砌的屋頂
噙着歡笑的眼淚
爲真爲美而悅欣

人本是赤裸裸地
沒有絲毫掩遮
罪惡的，才穿衣裳

不分貧富，雅俗
不分老小，貴賤
除了肥瘦，全都一樣

染上齷齪的
濯它個乾淨
把心也剝出來濯濯吧

“人應和水接近”
我自聖潔的浴池里
發見了生活的真理

被窩頌

被窩里：
有一絲溫暖
有一個不恐怖的夢幻

被窩里
我曾贏得：
 情人珠樣的眼淚
 慈母鮮紅色的愛
 大篇苦澀的詩句
 連串發霉的日子

被窩：
你帶走寒冷
 帶走疲倦
 帶走失望
你是我心頭之火
給我個有生望的明天

烙印

我沒有忘記
我做詩，他們圍着一圈
寫好了，爲我抄
爲我掣到一里路外的小市鎮，

去投進郵筒

我沒有忘記

我解書講到“婆婆”

有要求我舞蹈的喝采聲

在舉行聯歡會，我下海

響亮的掌聲把汽油燈也拍黑了

我沒有忘記

我帶他們上野外寫生

一羣疲倦的孩子睡熟了

雨點灑在他們頭上，才醒來

但我已把簇校舍，塗上黃色

我沒有忘記

考試時會偷看人家的眼睛

我發覺了呵責的

漲紅的臉，相映着

卷子上扣十分的三個紅字

我沒有忘記

課外活動比賽籃球

我被衝得劇烈的

把右腳跌傷了

十幾隻烘熱手的扶攙

我沒有忘記
我們一道走響在山谷旅行
爲我背負行筐的肩頭
分路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
道一聲再見

我沒有忘記
我走的當天
一縷縷送行人的眼淚
許多紅橋子，替代了他們的心
我在橋頭給他們講做人

有一個謠言，有一個謠傳
有一隻硃紅的血手
有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我逃出了這塊恐怖的地方

人離開了
但帶不走心呵
拿槍桿子的
會把我的烙印抓住嗎

第三輯：火箭篇

信念

——悼印度聖雄甘地

恆河水會西流
菩提樹會崩倒
蔓陀羅草會枯萎
不相信
甘地，餓不死的
關在獄里不死的
七十八齡
印度的巴布
會遇刺殞命

不相信
絕食，入獄
爲印度人民
給他死的
也是印度人

不相信
用生命
換來獨立的國度里
印回二族
還有鬭爭

噓噓噓……

噓噓噓……

是反抗

也是承認

噓噓噓……

是勇敢

也最懦弱

這個國度裏

用噓來替代力量

更替代聲音……

外患迫來

用噓去抵敵

內亂也用它剿平

人民的苦痛

失去金黃色的生活

也是噓的象徵

用噓來建設

用噓來教育

用噓來行政

用噓斷論
用噓批評
用噓糾正

這是人民的嘴巴嗎
地真的孩子們
可不諾允

雪

我是清潔的神
世界太醜惡了
貧，富，瘦，肥……
這多不對稱
不調和的圖案呵
我要遮掉它
平衡了它

雪下了二夜：
摩天樓頂
祇是些水蒸汽
庭院里
蹲着個笑羅漢
馬路盡頭
一間冷落的破廟邊
倒下兩具

殭了的骸屍

雪失望了
在陽光里
悄然遁去
第二天
骸屍旁
停着輛大卡車
一個偌大的紅十字
挺明顯

畫市儈

有二隻浮腫顫動的臉頰
頂上衝着叢疏短的頭髮
是一個三角形，標記着漲價

眼睛比算盤子還亮
鼻樑給金眼鏡壓塌
突起像半隻元寶

肚皮大得如球
裝着窮人的肉
也裝有窮人的油

藕樣粗的手指

沉重的翻着張報紙
眼盯住經濟版上的數字

雪茄火紅了
有一串烟圈子盪漾
和他想像的會是一樣

大害蟲

益蟲，害蟲
不承認，你
爲己的批評
自私的名稱

對你有益的
是益蟲嗎？！
對你無益的
怕就是害蟲

你，砍折植物，殘殺動物
更破壞自然的建設
那末，你才是個
萬物的大害蟲

第四輯：杜鵑花

—— 哭死去的外祖母作

悼亡

永訣了
慈祥的臉
和溫的口吻

妳是愛我的
妳更愛任何人
但妳拋棄了妳所愛
到忘記的國度裏去

妳知道自己要死
但你說死得太早
不過死人的心
是沒有睜眼的

命運拖住妳
妳活一天
就忙一天
如今妳才安息着

妳，悼過人的

現在妳死了
我，在寫詩悼你的人
也等着人悼

死，決然的
我失去悲哀

永生的別

想不到這個別
會是最永遠的

我的記憶沒有上銹
那蒼茫的暮色里，我走
妳送我到門口
叮囑我早些歸來

如今，我歸來了
妳呢？倒先走

妳在死前的一息
會有個希望
給我的
而我却在遼遠

夢里

這給我的
妳在希望呵
接獲了

活在我心頭

妳死過好幾回
但竟沒有死
如今得着這個噩耗
我又想作妳還活着

妳的慈容
妳的舉動
我見過的一幕
都在重演

妳死了
活在我心頭

招魂

木魚雋永的旋律
敲不醒妳沉重的夢
妳安眠在春天的泥土里
會夢見有木魚的聲響嗎

絢白縞素的衣裳

引不起妳的記憶
妳腦海深劃的縫合了
忘記妳也曾這樣套上

孩子們天真的跳躍
喚不回妳的歡笑
妳記取妳小的時候
也有過同樣的活潑

哀慘喘急的哭聲
掉不下妳蒼老臉上的淚
妳的淚河乾涸了
傾瀝不出一滴悲哀來

緘默

妳墳前的麥青了
快抽出結實的穗來
一個會心的讚賞呢

妳惱的是長脚雨
如今又下個不停
一個怨埋的詛咒呢

沒有讚賞，沒有詛咒
妳緘默在地底下
泥土封住妳的嘴巴

妳和妳的

我循踏着
妳走過的路
想在這潮濕的土地上
找出一條妳的指引來

我呼吸着
妳嘆息過的空氣
想在這陰黯的氣氛中
找出一個妳的悲哀來

我追認着
妳撫摸過的痕跡
想在這冰冷的殘影里
找出一絲妳的愛來

我對牆壁號叫
牆有個回音
這回音是妳給我的警告

我對灰天哭泣
天也揮淚哭了
這哭是妳給我的憐惜

我對花朵歡笑
花笑得更嬌嗔
這笑是妳給我的安慰

我把妳
塑成個偶像
嵌在心淵
更把妳的一切
編成本戲劇
在夢里開演

獻花

折一枝聖潔的梨花
安放在妳端詳的靈前
讓這些花靨上素白的笑
襯映着妳鮮紅的愛

梨花的瓣兒掉了
讓它落在地上也好
是春光將去的時候
也挽不住花的憔悴

潔白繽紛的落英
我取來埋在妳墳旁
願同一境遇的靈魂
花的伴妳相聚一堂

安魂曲

妳：安眠着吧

有一天
妳放心不了的人兒
會帶着喜悅來告慰妳的

那是個無風無雨的日子
妳頭頂上的草正青着
大藍的晴穹里
有三五隻白鴿飛過

墳前，廣場上
幾個妳不認識的小生命
（但他們的腦海里
是深切的灌注着妳的）
把愛仰的心
串在一枝花朶上
奉獻給妳

這日子
在不遙遠
妳：安眠着吧

第五輯：小草集

鏡子的悲哀

鏡子里
有個貧血狹長的臉
背後襯托的
椽子，瓦片……
交織成一張原稿紙樣的圖案
這十年前的夢幻啊
會是俺！？

呵口氣
鏡子模糊了
迸出些細微的淚來

海洋

世界呵
是個苦海
人是飄泊在海里的浮萍
風將它吹到這面
浪又將它湧過那方

苦海是有着甜味的
去咀嚼就是

浮萍不會沒有歸宿
去找尋就是

風在推
浪在滾
跟風浪去

夢裏的春天

我做過夢
夢見田野里
有一個明朗的春天：
枝頭的好鳥
受着麥桿子點頭歡迎
碧綠溪水
帶樣地環繞青山
麥穗也結實了
掛着都是黃金
綠的秧田
在青蛙鼓勵下
苗起一株株新生命
魚喜悅的跳躍着
噴出串銀鈴
楊柳閒着無事
垂釣在溪塍
有一突濃粗的炊烟

娘在山坳的莊稼頂
屋里的老主婦
滿心的笑着
那出奇洪亮的笑聲
震澈了整個山谷的靜……
這是夢
這不是夢
現在是春天了
春天還在等春天

夜船 (散文詩)

天空罩上黯澹的黑幕 像
一間房子 拴上門 也關了窗
烏雲沉重的壓着江水 滾滾
的洶濤 在掙扎 哀號 遠處
幾顆微星 眨着眼 是照耀
在淒冷的森羅殿上的一盞冥燈
寒愴地發出些蠱惑慘綠的光
划槳奏着快板 水花悄悄
的飛上乘客的臉 船在大江的
中央疾速的前進着 二邊 底
下 江水嗚咽出一支悲壯的歌
喚醒了心底寂寞
岸上的山 樹 村落……
分不清楚了 一起一伏 像失

了鋒的兵羣 向二邊後退着
樹葉迎着風 也咆哮起來了
鬼叫樣嘶啞的喊聲 刮過船梢
在風尾裏播向四方 又在風尾
裏 帶回一個輕微山谷的回響
遠遠一點紅火 逐漸的迫
近來 『是磷火呢』 『是強
盜呵』 每一個心扉 風箱似
的拉着 腰軟了 頭也支撐不
住 艙裏一大羣罪徒 正待法
官發落樣 等着惡耗的來臨…

……

靠近了 燈光裏看得清晰
妹妹提着火把 哥哥在水裏
摸 爸爸撐着篙 媽媽把着舵
弟弟在艙裏哭 不是磷火
不是強盜 是一幅布爾喬亞的
「人世行樂園」

拐過彎 船進了小港 卻
更黑暗了

堤邊 (散文詩)

清晨 我上完課 徜徉在
堤的懷抱里

嫩綠的草茵 遮掩了堤的
缺陷 堤脚的小紅花 有三五
滴眼淚淌溼 她爲爬在石縫里
的老藤 沒有甦醒而哭泣 淺
水灘上 一叢叢凝青的蘆葦
在嫵嫵顫動

是春天呵 青蛙替跨出嚴
冬的大地招魂 「死去的 趕
快活轉來」 是死的召喚 也
是生的傲慢

堰上 瀉着澈清的水 從我的
身旁奔過 和堤岸的砂石 磨
碰出一些細碎的泡沫 更交響
起一支雋永鏗鏘的歌 這泡沫
飛上我的腳踝 滋潤着我被時
代之火灼乾的心靈 嘹亮的歌
聲 在洗衣婦搗棒的指揮下
震撼了整個原野的胎盤

龐大的岩石 砥柱在中流
但終經不住日久水的剝蝕
逐漸消瘦了 一隻知情的烏鴉
站在它的上面嚶鳴 是呵責
流水的殘酷 抑是謳頌自然之
力的永恆呵

岸上的疏柳 披散着秀長

的頭髮 在春風溫恬的梳篦里
跟水面親着甜吻 這旖旎的
春色 會逗起過往孤寂旅人對
嬌妻眷戀 和家園想念的啊
老遠 有二隻鴨子 把醇
酒似的水面 刻劃下二條鮮明
的深痕 是二縷閃耀輝煌的生
命之光 是二朶喬麗馥郁的記
憶的花

一個年青的農夫 背着鋤
耜 吹響口哨 從灘邊彳亍過
猛的他抬起頭來 向蔚藍的
晴穹凝視 天際有一縷乳白的
雲片浮着 這雲片 是他想像
中的希望

一個撐紙傘的少婦 踏着
輕快的步子 也打從這邊經過
她的臉色 是歸甯者的臉色
把滿腔鬱結 交付給脅下的
包裹 教帶將去給母親 這丈
夫婆婆們的賜予

柳林下 雙雙漁夫 肩背
着滿是細孔的網 在候着魚蹤
盼待的目光里 蘊藏着一個
一網打不盡的遺憾

水田里 牛 犁耙 耕田
者 來往奔馳 留下一些人腳
牛蹄的跡影 和泥土翻身的洞
孔 一排挨一排 張大着飢渴
的嘴巴 等待播種來臨 也有
田里已長上秧苗 綠油油的
祇在水面露出個芽尖 但站立
在田塍上邁老的主人 却在估
算繳租 納稅 完債……………一
串數字

一條斷了繩的牛逃過去
看牛的小姑娘 氣喘喘的追趕
着 牛死了 小姑娘也老了
倚着莊稼的柴扉 呼喚去牧牛
的小孫子歸來——這日子 不
很久遠

「叮咚」 我投下一塊石
子 衝破甯靜的水天 有一個
、二個、三個……………連串生命
的浪花濺起 這波動的浪花
是愛人臉頰上 一對會說訴風
情的小酒渦

「自然是生命呵」 我給
感動了 響朗地吟讀起哲人不
朽的詩篇 讓我的聲音 和大
自然的聲音 融合着分不出

青年作家社即將出版新書

田野：
花落水流 (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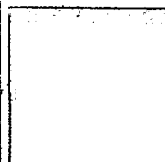
水年：
銀河集 (詩集)

田野：
獻給愛好文藝的青年 (論著)

卡豐：
文壇登龍術 (雜文)

天燈在看你 詩集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滬版
每本售價二元
田 野
著 者
發 行 者
經 銷 者
： 田 野
： 田 野
： 田 野

青年作家月刊社
商務出版公司
上海吳淞路五九二號
電話：四三九三六
星羣出版公司
上海西門路八弄四號
中國各大書局

